

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

宋希濂遭免職經緯

●蕭慧麟

黃埔一期畢業的宋希濂，和胡宗南、杜聿明、關麟徵、桂永清等同是蔣委員長最器重的門生愛將。早在擔任第三十六師師長時，便已嶄露頭角。

一九三七年淞滬會戰時他打得很賣力。他的第三十六師，是參加會戰的七十一個師（另外還有其他部隊如獨立旅，稅警團，保安團，炮兵團，戰車營，警察總隊以及海空軍等等）之中裝備最好，也是唯一擁有坦克車的陸軍步兵師。

員額充足戰力最強

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，藉口第十七軍團長胡宗南限他上午九點鐘接替孫立人防地的命令中，並未特別說明防地南岸已有日軍（小股日軍佔領「小紅樓」），而拒不接防。直到孫立人設法炸毀小紅

樓才罷，這已是第二天的事了。孫立人為受傷，被送到上海租界，再被宋子文轉送香港治療。

宋希濂自淞滬會戰後，大概是為盛名所累，變得自大、膽小又跋扈，叫人不明白何以他能邀得蔣委員長的寵信不衰。由於他是蔣委員長的愛將，雖明知他虛報戰功，或是頂替別人的功勞，他的長官同僚也沒奈何他。

在遠征軍時，他的第十一集團軍，是遠征軍建制內兩個集團軍之一，另一個是霍揆彰的第二十集團軍。

中國當時的軍隊建制並無一定標準，同級部隊兵力的大小，要看部隊長的人際關係而定。例如在雲南境內，盧漢的第一集團軍就只轄一個第六十軍，而第六十軍又只轄第一八二和第一八四兩個乙種師。

這個集團軍的總編制員額只有一萬九千六百。霍揆彰的第二十集團軍比較好，有兩個軍，每個軍編制是三個師，但只各實有兩個師。集團軍總編制員額為七萬八千六百人。

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團軍就不同了，他有三個軍，每軍三個師，編制總員額為十一萬七千九百人。

邱清泉更吃香，他的第五軍編制三萬九千三百人，計劃兵力竟高達五萬兩千八百四十四人之多。

只從編制員額還不能決定兵力的大小，要從實有兵力和武器裝備才看得出來。滇西反攻前的計劃預定兵力是：第十一集團軍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人，而第二十集團軍只有四萬五千六百人，還不到宋希濂的一半。除了遠征軍長官部直屬的第八軍，

和第九十三師等外，宋希濂的兵力就佔了遠征軍主力的三分之二有餘。

霍揆彰雖然不算吃痛，卻無法和宋希濂比。宋希濂不肯打頭陣，他就得去，心裏再不願意，也是無法可想。所以一聽到消息，先父蕭毅肅要下令攻擊，就稱病住到醫院裏去了。但他後來還是被「請」出來，硬著頭皮渡江。

至於宋希濂，從計劃反攻開始，就只爭著要美援裝備，卻不肯接受長官部的調動，不僅使長官部的美方顧問頭痛，而且對他失去信心。最後，美方只好向蔣委員長提出要求，在長官部內，另設任務編組的攻擊軍司令部，由先父兼任司令，暫時取代宋希濂。在蔣委員長的命令下，宋希濂才勉強就範。

所謂「強渡怒江」，事實上那天並沒有冒敵人的炮火渡江。長官部把一切應有的準備都預先做好了，包括人員的實地渡江訓練（在大理附近的洱海及瀾滄江實施的）；部隊、裝備和渡河工具的祕密就位，只等天候。

強攻松山傷亡慘重

怒江水流湍急處，流速約每小時十八

公里，雨季山洪暴發時，江面增寬一倍，更是波濤洶湧，有如萬馬奔騰。真正渡江的日子，要看天氣臨時決定。五月十日那天晚上霧特別濃厚，正是好機會。一聲令下，兩千五百官兵，在渡江部隊的通力合作下，用橡皮艇、竹筏、汽油桶，所有能載人的用具，一齊下水。從十一日凌晨一時起到拂曉，除一名士兵失足落水淹死外，第一批三萬二千餘人，由沿江一百數十公里正面的兩個漩渦激流區十二個渡口，全部安然渡過。松山和怒江以西的日方守軍，在聽到國軍進攻的槍聲後，才知道中國軍隊已經過江，完全達到奇襲的效果，避免了冒敵軍炮火渡江的傷亡。

第二天，後續部隊亦平安渡到西岸。

往後的戰鬥中，霍揆彰的第二十集團軍打駐有日軍重兵的騰衝，宋希濂的第七十一軍，則兵分兩路，攻打只有防守部隊的松山（新二十八師，由軍長鍾彬率領），和龍陵（第八十七師及第八十八師，由宋希濂自己指揮）。松山工事堅強，士兵傷亡慘重，兼以部隊長濫用高壓手段，盲目驅趕士兵衝鋒送死，以致士兵被迫逃走，甚至有整排人，一齊逃亡的。逃亡人數大，大超過死傷於敵軍者。不幾天兵員損失過

半，鍾軍長慌忙求援。

增援的第六軍的新三十九師加入後，狀況也沒能有所改善。由七月起，攻打松山的任務改由第八軍接替，第十一集團軍則全力攻打龍陵。

起先，攻打龍陵的部隊，因從一個日軍軍官遺體衣袋中，獲得一張龍陵的防守佈置圖，八十七師得以順利進展。宋希濂大喜過望，不經長官部逕自向蔣委員長報功。隨後又以長官部名義對盟軍戰地記者發布消息，自行誇耀一番。

當晚重慶軍事委員會即發布新聞，宣布收復龍陵。盟軍東南亞戰區總司令蒙巴頓勳爵，次日凌晨來電向蔣委員長道賀。全國各報亦均以大標題報導勝利消息，英美主要報紙亦有報導。

不料日方援軍，（共兩批約六百人）迅速由騰衝趕到，城內守軍也強烈反攻，而攻擊龍陵的八十七和八十八兩個師之間，又無協調合作，以致八十七師被日軍逐出退至離城三英里處。這時宋希濂不但不予增援，反而下令八十八師放棄陣地，退卻至龍陵東北八英里之處。龍陵「得」而復失，輿論大嘩。蔣委員長在盟國的追詢下顏面盡失，下令追查責任限期收復龍陵。

。第八十七師師長張紹勳有苦難言。在前線指揮部舉槍自盡。宋希濂把責任推在張師長身上，度過了這一關，但卻無能克復龍陵，兼以侍寵去找不在遠征軍正式編制內的第五軍軍長邱清泉的麻煩，不想找錯了對象，踢到鋼板上，被蔣委員長見怪於九月二十二日，被調去重慶陸軍大學將官班受訓（可能與羅斯福總統九月十六日密電的刺激也有關係）。在當年，對高級部隊長而言，像這樣失去兵權，已經是很重的處罰了。所遺總司令一職，由副總司令黃杰升任。第五集團軍總司令杜聿明亦同時奉調陸軍大學將官班受訓三個月。所不同的是，杜的職務由邱清泉代理，而宋的職務則由黃杰升任，此即意味宋希濂正式去職，失去兵權。

收復龍陵錯失良機

即使在蔣委員長限期收復龍陵的嚴令下，宋希濂還是很少真正到前線去。他不是長官部，就是在自己的司令部，要不是在昆明等地亂跑。八月二十日，第八軍爆破松山主峰子高地，不關他事，他也插一腳看熱鬧。只要他一到前線，長官部就麻煩。他打電話來，不是要求增援，

就是要求撤退。有一回，他又要求撤退，先父當然不准。他就在電話中大叫「敵人距我只有四公里了，我沒見過你這樣兇的參謀長」，先父非常生氣，也在電話上大吼說「四公里你就怕了？你的兵都像你都不都跑光了，還打甚麼仗？你如果不聽長官部的命令，我就拿軍法辦你」。不准撤退，他還是頂住了。

事實上，在宋希濂被免職的前幾天，本來有機會兵不血刃地收復龍陵。

龍陵守備隊長兼混合支隊司令官，小室鍾太郎中佐，鑒於松山被國軍攻佔後，日本緬甸派遣軍總司令河邊正大將，放棄了圍殲中國遠征軍的作戰，留下第五十六師團，把第二和第三十三師團撤回緬甸。抗拒中國大軍的責任，就落在龍陵不到二千人的守軍身上，而且他們只有死路一條。為此，小室鍾太郎於九月十七日晚上下令全體棄守龍陵。

這支隊伍第二天上午，在前往芒市的公路上，碰上日本憲兵隊，又被押回龍陵。小室鍾太郎等為首指揮官，在十八日傍晚，隨同返回龍陵後，先在城外被處死，然後部隊才進城進入戰鬥位置。宋希濂的部隊，在兩軍交戰中，竟然不曾發現對手

不見了。第二天，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也沒有發現龍陵已是空城，更不知道龍陵的日本守軍去而復返。失去這個機會，龍陵的攻防戰更拖長了近兩個月之久。最後在克復松山（九月七日）和騰衝（九月十四日）的第八軍和第二十集團軍的協同下，才在十一月三日，再度收復龍陵。

美軍官質疑宋希濂

美國陸軍二次大戰戰史中對於宋希濂的描述：敵人小斥候部隊攻擊，他就要退。他在當地佈置了二十一個營的兵力，卻只動用九個營。日軍一千五百人竟能擊退一萬人的中國「有力部隊」，實屬不可思議。美軍派在第七十一軍的連絡人員，一再查問何以旨在防守龍陵的一支日軍小部隊，竟能把中國的第十一集團軍打得一退再退？得到的答覆，總是禮貌而靦腆的笑而已。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